雲溪居士集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雲溪居士集卷十九

宋　華鎮　撰

論四首

渾天論

漢興言天體者三家宣夜雅無師説其狀靡考自洛下閎營渾天而安人度其數壽昌儀其象則周髀之術遂寢不用至于今千百歲矣其間通達精博之士作必稽焉未有能外之者是其術果得天之體而不可以外歟

（印）

抑亦後人之智皆出其下而未足以窺其缺歟請試論之言渾天者必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璣衡則渾天儀也今考之于書而有之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也日月五星謂之七政然其制不傳當是時舜相堯攝其事因堯之器而察用之不言舜之作也則璣衡之法尚矣而經傳無述夏商之際亦未有聞焉至于成周建六官典三事而地官大司徒有土圭測景以求地中春官太史職抱天時以從大師馮相氏掌星辰以

會天位致日月以辨時叙保章氏志變動以察吉凶辨封域以觀妖祥夫土圭之所測必有度數太史之所抱必有儀式馮相之所掌致必有常次保章之所辨觀必有名物由是言之舜之璿璣玉衡理亦當然為渾天者言周天之數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平天中平之上下各一百八十二度有半而强南北有極北極出于上三十有六度南極没于下亦如之北極之南五十有五度而當嵩高之上嵩高天地之中也北至之日

去極六十有七度二分之日去極九十有一度南至之日去極一百一十有五度天道西轉日月五星東行一晦一明天行一周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用以度天體辨星位定辰次考七政之進退而知其躔離盈縮謂璣衡之法若此故漢世為璣以象天為衡以望之謂之渾天儀宋在江表錢樂之製八尺之衡于元嘉唐有天下淳風造三重之儀于貞觀至明皇時浮屠一行與梁令瓚始作經緯四環赤黄白三道設櫃象

地藏機于中引水轉輪遲速成序摸象詳簡機思精粗雖或殊途至于度數星次則同歸一致雖然言璣衡者謂璿亦玉也聖人貴天象故皆以玉為之或云美珠為璿至陰生珠至陽生玉以璿為璣以玉為衡用陰陽之精也用其精以察其象制作之意理或當然以珠為璣則漢世八尺之法殆未合唐虞之器謂渾儀足以齊七政可也如直以為璣衡則未之敢聞鄭氏言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頴川陽城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南

戴日下為萬五千里日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內半之得地中宋元嘉中五月立表于交州日在表北表南之景三寸開元測之復加三分而交州去洛水陸回折止于九千里則三萬里之說非矣或言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乃渾家以為常没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鐵勒之地極高五十度則二極出没三十六度之言脫矣故議者疑焉以謂古之人步圭景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

不在于辰次之周徑重歷數將以恭授人時欽若天象不在于渾蓋之是非殆或不然夫辰次不分則無以正圭景渾蓋不察則無以定歷數圭景不正歷數未定而能欽若天象恭授人時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者未之有也通天地人一氣也一氣相應如桴鼓影響陰陽不調雨暘失序人物感之則饑饉癘疫夭閼失性人物不和乖氣上達陰陽感之則日月星辰罔有攸序人物之氣繫于政事陰陽之變應于人物聖人謹察其變所以驗

人物之和否而知政事之得失也陰陽消長而變化成五行迭用而萬物生日月者陰陽之精也五星者五行之榮也二十八星經其體而七政緯之以致用日月進退有時五星躔離有度遲為不足疾為有餘盈縮疾徐皆其變也不知其常無以知其變考其常者舍度數何以哉天道縣邈非耳目之所及思慮之所盡渾蓋是非辰次周經未易輕議亦考之于經驗之以事而已考之于經而無違驗之以事而不爽則不刊之良法利用之

善器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度數有定矣斗以時移昏建月辰則天行可知矣四星迭南皆以昏見則日行可知矣朔不東見晦不西明則月行可知矣夏至之後景日以北冬至之後景日以南則三道可知矣此渾天之說合于經而驗于事者也合于經則不妄驗于事則有功聖人制作要之有功而已矣夫憑虛而望無蔽于前則天體四垂與地相際空中物近高而遠卑者自然之勢也十里百里千里萬

里皆然而地易則差故近北則極漸高近南則見未識之星不識日月星辰果依天而行耶抑亦自運于空中而無所附綴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之善言天者謂無所至極如蓋如卵悉非確論雖然天體之大不可測知日月星辰四游升降則不出于三百六十五度之内經渾天者據中國之土中極目力之所至晝占驗之所用以為法故北極在三十六度南極没于地中因南北以瞻四維故渾儀之狀如鳥卵矣後世據朔南之偏方用

土中之定法執運動之大體求不測之儀形因天體之差殊忘日星之不忒乃以渾蓋一貫善否不分何不通之甚耶蓋天者謂天形如覆盆中高四下日月旁行遶之交州去洛九千里近于鐵勒之地夏至日在交州之北而夜不見于鐵勒之南則是日月星辰出没于地之上下非遶天旁行明矣此渾蓋之尤辨者也孔子没後之儒者精極象數通天人之藴者楊子一人而已矣或問渾天楊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

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又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渾天之術其殆密乎哉又云通天地人一氣也天氣不
和雨暘失序人物感之則飢饉札瘥天閼失性人氣不
和憤怒愁怨陰陽感之則日月錯行星辰離次故聖人
善政事以和人物燮陰陽以弭災變觀天道之順否以
察人事之得失故聖人重焉昔在有虞用堯之道在璣
衡以齊七政所以正天文也成周之隆太史職之馮相
保章分典其事制作法度雖不見于載籍漢世以來鴻

頎之論範銅之儀有可言者蔡中郎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有名而無說周髀有說而無驗近得其情可以施用者惟渾天為善候臺銅儀渾天之法也言渾天者謂天包地外地居其中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居地之上下者皆半其兩端北極出于上南極入于下自北徂南為度一百八十二有半而强北極之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嵩高天下之中也去極六十有七度夏至之日所行也

九十有一度二分之日所行也一百一十有五度冬至之日所行也三道既正日月交運晦朔弦望進退離合序有常時時有常次星辰因之流行伏見有數有度縮為不足盈為有餘遲速滿虛不失其故則陰陽和風雨時寒暑平生化序而黎民康寧百穀用成草木鳥獸莫不得其所于是可以見政事之修矣故揚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故平子作靈憲以紀其狀蔡鄭王陸著義論以明其

善宋元嘉中太史丞錢樂之鑄銅爲儀至唐猶在其法衡長八尺璣圍二十有五尺蓋爲璣以象天而衡以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若乃建南北之極計周天之度定日月之行正星辰之紀則渾天之說也職本羲和太史典之聖人在上百度修舉考齊七政合驗庶事究天人之際而通乎幽明之故此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豈不偉哉

列子天瑞論

夫燧映日而生火方諸遡月而生水日與燧未嘗生火也而火自燃月與方諸未嘗生水也而水自達其所以映而遡之者人也然不得夫燧方諸與日月之光則雖有祝融玄冥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大道之于萬物其猶日月之于水火乎萬物之于大道其猶水火之于日月乎道者虛無之强名至無也故萬有由之以生至虛也故萬類由之以化生者自生爾而生生者未嘗生之化者自化爾而化化者未嘗化之如其物而生之物而

化之則力有所不給而道熄矣雖然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由之以生而不可違生理盡則不得不死由之以化而不可已化道極則不得不生生也化也有數存焉而無能外之者也既已有生化之理矣果可以謂之無乎既已謂生化自爾矣果可以謂之有乎言無非道也言有非道也立乎有無之間者其去道之遠不可勝算也故曰不生者疑獨直謂之獨則有所離矣本無有也亦無無有也孰為獨乎孰為不獨疑乎獨而已

矣此大道之體也知大道之體生化之理則知流俗之所好流俗之所惡者適然而來其來也莫之禦適然而去其去也莫之止去來之間或徐或疾或久或近皆有制之者也我無增損也因其所遇亦直寄焉耳復何所去取于其間哉人事之大莫大于生死也猶將以為夜旦之常而不知悦生不知惡死況其細者乎夫世之所以至性彫于人偽至真奪于外物放而不知返者蔽乎末流而喪其大原也掇拾榮華已去根本又況認其翦

緣者不亦悲夫故是篇先明大道之體次述生化之理
道體既明生化既形申之以達人之篤論資之以昧者
之疑義皆所以既其文而究其實也夫不生不化者大
道也太極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質質到而
三才列位者生化之見于大者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生化之見于小者也夫逢生之運天地雖大不能
不生會其化時蟲魚之微不能不化則生化之數孰逃
之哉彼小大修短動殖氣識皆生之一物無好醜之辨

也故榮啟期誦林類之言而不以貧富生死易其樂子貢晏子達至人之論而不以死生為兩途彼昧乎順適之理而安于流傳之常者一有所遇則切切然認而有之曰此我之身此我之名至乎夜半大澤喪山大壑亡舟而弗知也故我非天地也天地之壞與不壞非我之所能知也寄乎天地之間者亦委之而已吾何用心哉而杞國之人無故而憂之憂其憂者無故而曉之彼二子固已大失矣而長盧子又從而笑之夫天地之與人遠

矣愚者猶槩乎胸次得喪予奪貴賤窮達之在人非天地之比也遇之而能洗然者幾希是皆未覩乎大方之家者也若夫達觀之士乘而流行無所抵滯搥也斯鈍錐也斯銳化其左臂以為雞則因以求時夜化其右臂以為彈則因以求鴞炙物無不可理無趣舍故丞之語舜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我之所體以生者也今不得認而有之則天地之間是固無可有者知萬物之非其所有故取乎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

而皆為之盜向氏認已而有之故踰垣鑿室探其所及以陷于罪雖然彼已之分辨而公私殊途公私之名立而罪富異效有公私者固出盜無公私者理亦未冥故天地之德則不然公者自公而吾不知其為公私者自私而吾不知其為私公私兩忘同乎冥一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此道之極耶夫道存乎太極之上則生天生地行乎開闢之後則無為而自然者屬之于天有為而或使者屬之于人故莊生言九變之序曰先明乎天而

道德次之是篇明大道之體而謂之天瑞盖道不可見言之所及者自然之符而已明乎自然之符則大道得矣彼孫叔敖三為令尹復三去之而憂喜之容不見于面者此覺乎天瑞之理譬之去九牛之毛而始得其一毫而天下畏其賢百世高其風是乃人皆百歲而以彭祖為壽

聰明論

綱目雖衆提綱則畢舉衣體非一攝領則咸會盛德之

美不啻綱目衣體之多也難徧以具舉必有為之綱領者提攝其大而衆美不遺故善言者得以約其辭而不失其詳矣聰明德之綱領也冠域中之大妙萬物而神者莫盛大于天言天之德亦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已蕩蕩乎難名巍巍乎有功立乎百王之上者莫盛于堯舜言堯舜之德亦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又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而已非獨言堯舜者之為然下及三代之令君凡有見稱于書傳

者莫不以聰明爲首故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聰明誠聖人之德者試粗論之昔之所謂有德不失夫巳之性與物之理者也泊然無感則彼巳兩寂而性理之美無成與虧感之則得失是非吉凶禍福擾擾萬緒交構並起而無所不有雖然攝是衆有者兩端而已發乎情斯見乎聲形于物必麗于色彼巳之用性理之真無能外乎聲音釆色之間君子聽其聲不失其情視其色斯得其物以無喪我之存而虧物之成則盛

德之事已天下之有聲有耳者之所同聽聲之情惟聰者聞之天下之有色有目者之所同視色之物惟明者見之聞其聲而察其情者謂之聰見其色而識其物者謂之明故聰明者聖人德之盛者也是故冠九思之首列五事之終君子進德以成已莫不由是而入施德以接物莫不由是以出伊尹資之以訓太甲之不類孔子舉之以語顏淵之為仁夫聽者聽之善耳之德也明者視之善目之德也耳目之官所以司視聽而致聰明之

用以能窮彼已之情盡性理之真也水火之所生而精
明所在也水之在人其物為精腎者精之所舍而水之
所藏者也其竅為耳故耳司聽而其用可以為聽火之
在人其物為神心者神之所舍而火之所藏者也其竅
在目故目司視而其用可以為明夫水火之德所以為
精神而形耳目以達視聽之用致聰明之美者何也天
地之至粹陰陽之大本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氣之陰
陽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材之陰陽也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性之陰陽也即散殊而定之則萬物之微莫不有陰而有陽而况于三才乎然而非陰陽之至也即始判而言之則至陽為天至陰為地沖氣為人數始于一為奇奇者陽也其類屬于天天一生水則水者天之至粹而陽之大本也一生二二為耦耦者陰也其類屬于地地二生火則火者地之至粹而陰之大本也水火二物得天地之至粹為陰陽之大本故水王于北以司天正其位在子子者一陽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冬其音為吕

其律為黄鍾皆陽類也火王于南以首地用其位在未未者二陰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夏其音為徵其律為林鍾皆陰類也故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五聲之變惟宫與徵取之則息舍之則消雖與金木同為五材合為六府獨有氣而無生有以成金木之材而無成于全金木之材者也非天地之至粹陰陽之大本何以至此哉嗚呼得天者生得地者形得陽者熙得陰者凝天地陰陽者萬物之所入出而無能外之意者也資天地之至粹散

陰陽之大本以盡性理之實而窮彼已之真何所往而不得哉

西漢論 按鎮上章待制書自言作兩漢三國晉唐論六篇今僅存西漢三國唐三篇

昔有虞氏明哲自天行義高世致誠以服孝友誠至而頑嚚允諧潔修耕漁之地名聞天日之上歷試有績言用無爽進拔元凱翦夷凶人雲龍相憑濡澤四海二十有餘載然後天人並與而得其位夏后氏蹟導九州荒度三壤建皇極以叙彛倫使形載不虧而生覆無息鱗

游羽翥之類雕題交趾之倫皆受其賜功德楙矣加以
戮力在庭啚用自牧都公相之地而無德色兼天下之
善而不自有輔君澤民幾二十年然後當歷數而成王
業契為司徒承堯事舜敬數五教美成人倫以啟茅土
傳十餘世至於成湯布德施仁誅暴拯墜然後臣妾萬國
光有大寶后稷思天下之有飢者如其自已服勤播種
粒食生民公劉篤之匪居匪康務以厚下古公亶父忘
皮幣犬馬珠玉土地之利事戎狄以全生齒王季因心

為善服勞世業于天禄而篤其慶文王秉積累之緒昭明德以濟鴻烈憂勤岐周之地化行汝漢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未集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復受天命而成厥志三王四代神功聖德皆積年累世而後興何其艱哉漢高帝豐沛之地阡陌之間耕芸樵採之人跌宕不羈之士也提挈一劍奮起徒步三載而滅暴秦建王國五載而平強楚成帝業德茂當世善美兼盡未若諧頑嚚遜萬國之盛也道濟四表澤流後世未若平水

土叙九功之大也承祧繼統豐梁之緒業無天乙次國之土西伯專征之勢世德流慶固結人心范氏以來至于太公無公劉篤勤亶父仁厚季歷保乂文王㦸懿之美也蕭曹平勃之才未賢於伊呂之疇雲合響應之師不武於一心之士然而八年之內麾斥蕩滌天下大定英雄豪傑稽顙頓足北面請命奄有禹跡以傳子孫又何易邪盖周道衰而天下亂幽王之後聖人不作析爲十二合爲六七三百有餘載狼奔虎逐鷹鸇四擊奮鉤

鋸以攫噬決裂橫目之民淋漓披靡於爪吻之上其幸存者顛頟顛仆於荆榛之下秦人合而有之拯承嫗撫之德不加而鞭笞甚力呻吟匍匐以從事而殘骸餘息殲矣項氏橫決潰流烈熾炎火焚蕩玉石而獮四海燾載之內鞠為墟莽濯濯然無萌肄之意高帝為之條達天經緝續地維挈簞盎振衣裳飲食而衣被之使宇宙再造斯民復生炎劉之德於是為盛夫飢渴祼露之甚者則藜藿有餘甘而敝緼溫美又況飽芻豢而襲裘罽

哉彼弔民誅罪秋毫無犯約法三章屏除苛撓未多湯
武而媿文王故謳歌懷歸天命允集席卷雍塞朽拉趙
魏平齊翦楚而九有敉寧矣昔孟軻氏之時去王者之
迹未遠也戰國之暴非若秦項之甚也且曰事半古人
則功倍前烈又況百年之後乎以高帝之功德明茂斯
所以應眷顧而有天下也前史專以斬虵聚星符瑞之
言稱述受命偏矣

東漢論闕

西晉論 闕

東晉論 闕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

宋 華鎮 撰

論十一首

三國論

小言可以喻大鏡象可以見形明目者果知道術之方則視所遇而得其蘊凡甓糞壤之閒惡乎而不在古之人有言曰盜亦有道乎三國之雄乘昏投勢緣義飾詐借忠營私公攘而陰奪皆穿窬之類也觀其曉見時會

審識物形并脆避堅操强控隘都勝埶以圖帝王之時相軋以力相靡以謀抗衡數年無克為一卒咢峙之業者蓋亦所謂有道者也試粗論之漢末凶醜弄兵豪傑蜂起怙亂儌寵者壁壘相望鉦鼓之音相聞當是時曹公以一郡之資鷹揚虎視風號霆激而大者夷滅小者受事挾天子以令中夏盛矣曹公操作新書以指授諸將由之則有功違之則敗績雖司馬懿之才不能過也孫郎殘破之日吳人儌緒不絶如線仲謀掐懷撫納輯

睦士民披荊榛驅麋鹿而定社稷遂包楚越之地魏人嘗以百戰之師數十萬之衆輕車樓船水陸相輔因銳氣鼓餘勇順流乘勢東下而壓其境有飲馬長淵蹀血武昌之意吳之廷臣色沮氣奪不知策之所從出思毀基以委質而聽命者多矣權獨知先聲之不實後隙之可投奮然釋衆疑屏羣議挈偏師以授周瑜於是乎得雋於赤壁申威於曹公吳之基圖遂以磐固當是時通照情勢謀無異言者公瑾一人而已此皆以雄材自奮

創成業以貽子孫者也蜀之先主殆或不然曹氏嘗與論天下事揚搉羣雄之材況言及備臨食自失喪其匕筯氣不足以敵曹公矣憑宗室之望據專城之勢數年與諸公周旋卒無一民之衆尺地之富流離轉徙無所歸宿其才不足以擬仲謀矣至其西趨巴蜀舉梁益之境如俯拾地芥制諸蠻之命而役其力與孫曹二公東面而折天下莫之能圍社稷既定師旅已和於是北窺關輔東畧荊衡雖功用弗成有并吞神州混一文軌

之氣與曩日竄身寓食之勢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雄耶非時有否泰智有昬明用有工拙勢有感約先愚而後賢昔怯而今勇也蓋賜得天下之才以為輔耳使先主聞孔明而弗舉舉而弗用用而弗誠將其身之不保尚何蜀漢之有哉觀其忘勢屈身披露肝膽君臣之際有可言者雖湯武伊吕之相與弗是過也使天假之年其成殆未可量耶然則魏吴之臣不及其君故操亡而魏微權没而吴不振武侯之才雄於先主故備死而蜀

自若亮死而禪不克守蓋臣主俱賢明良相輔則道濟四海格於皇天或主德弗競克任哲輔臣用雖微孥附大人上下相資亦克有就故曰不有人焉其能國乎蓋人之所存道之所在道得於此則功業歸之此三國之所以立也

唐論

藥而瞑眩劑於所病者有矣人不以瞑眩廢藥而養疾知疾不可養而治疾者必資於藥也食而致疾因藥以

安者有矣人不以食或致疾藥能安之廢食而嗜藥知藥不可嗜而養身者必資於食也世有戒瞑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含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天下必共指為倒置之人而笑之何則愚夫愚婦知其為不可然也唐德宗遭涇師之變而懲戒用兵姑息方鎮創白志正之失而委兵閹寺棄遠正人曾無異於畏藥而養病含食而嗜藥者也德宗雖中智之主顧不賢於愚夫愚婦哉顧恬然出於此而不知其非者何也遠於身而利

害之情晦也夫察其近不忽於遠照於顯不蔽於晦利害之所在雖大必覩害之所倚雖微必知惟賢者能之此古人之所以慇勤反覆致論於大邑美錦者也德宗之智不能與於此則亦何以振隆祖武貽裕方來故貞元之際事失其猷後世雖有英雄武毅如元和之君武宣之畧終不能剗夷宿弊收攬權綱而復興王業矣夫人主操利器以誅鋤天下翦落枝葉封殖本根殺不掉之勢奮陵夷之緒經國之達道也建中初承肅宗姑養之後

王室微弱紀綱弗振強藩悍將犯分陵制負固違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奮怒命將出師討有罪而威弗庭當矣然興事太劇要功太速乏萬全之慮而徼倖一切至於虛環衛以濟師剝民力以足用故涇師因之攘臂犯闕是豈用兵之過哉制置之術乖也不知審料事勢擇術而用師申前志而濟成功自梁洋還懲艾前日之變終其身以兵為戒藩臣陸梁一切不問是戒瞋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賈販所職以射

利之國家之事貽君親之憂誅夷之罪人也白志正當
德宗經營之日典司禁旅受金自封以市人備軍籍涇
師為變咸畏匿而不得使倉卒之際六軍無人賴宦官
竇文場以左右扈從冒犯艱阻僅免於難是豈用士之
過哉選任之術乖也不知慎簡忠賢得人而後用收腹心
以本兵柄禍難既夷因謂士不可任舉神策之兵悉委
腐夫小人而不疑是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也
其弊亦甚矣昔文皇所以底貞觀之平紹周漢之盛者

善兵農之制也制農以永業而民有常產不困於上制兵以府衛而君有神武不陵於下故能內修仁政成風俗之厚外昭威稜折强闞之衝其後彍騎立而府衛之法亡兩稅修而租庸之制改格人通士知貞觀之盛不可復見而太宗之烈微矣雖然非唐之所以亡也僖昭之釁覆李氏之業者乃在乎方鎮割據宦官擅制而已方鎮之患肇於大歷宦官之寵啓於開元代宗承大盜之後兵革方弭藩臣罪惡多所含宥然未有僭竊陵犯

如朱滔田悅者也明皇安於無患輕用爵賞寺人若伯
襲朱紫而參外庭然未有握持兵權如竇文瑒霍仙鳴
者也貞元之後假借方鎮則擅帝制者并討委信閹寺
則付利器而不疑使姦臣賊子輕冒犯律無所顧忌刑
餘腐夫竊弄威柄不可復取明君哲輔勞於征討莫克
驟夷庸主愚相指為故常無翦除之意憚强明之資則
搆禍不測乘昏弱之隙則肆慾無藝由是外陵內奪至
以天子之尊而威命不行於國門之外俯首惕息受制

於家奴使胡越起於邦圻而羌夷滿側此皆德宗之過也噫智不及於遠者大者昧吉凶禍福之幾投成業於亂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勲勞論

犬馬有帷蓋之施布衣重一飯之德物之有功匹夫之義猶貴終始況人主資賢能以共功業安可以忘勲勞之士哉非有大故不可棄也故古之人生歆寵榮死與享祀紀諸旂常銘載彝器不使讒間搆纖芥而汚蔑之

是以君子懷德小人歆寵而思奮唐侯君集自陷於叛逆文皇不忍使對吏而自訊雖寘於法不絶其嗣念其嘗有功也中世以後憂患方起則用英傑以弭亂中外無警憸人間之則曾不省察甚者至於徒死勲德顯著如郭汾陽猶或不免況其他歟劉巨容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當是時巨容力能制巢賊之命特是縱賊禍及二京此人主不慎聽用而輕待士之過也方無事時去一士固

未見其害急難之際人情顧望悔不可追矣蓋感義自奮施而不求其報惟君子能之人主所與共天下之事者豈能盡得斯人而用之哉是不可不慎也

主帥論

海內之理可以力致夷狄之心不可常保昔之人以三代禦戎不及上策謂其猶用兵也然舜舞干羽有苗來格至於命九官勑臯陶必曰蠻夷猾夏則是盛德之世未嘗保其無犯兵武之備不可暫去今北制强胡西撫

羌虜南懷蠻獠東接島夷要害之地扼控之會守郡宰邑之官非特承宣詔條撫養吏民而已又當經設方畧完畜兵戎謹關徼之守禦侵軼之變壁壘誠堅器械誠利士卒誠訓威信誠著則遠人殊俗聞聲震讋懷德之心固而干紀之意銷矣士無有弗勇亦無有弗怯兵無有弗銳亦無有弗鈍地無有弗險亦無有弗易時無有弗利亦無有弗否顧其用之者如何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則士無弗勇士卒鼓勇則兵無弗銳士勇兵銳以

守則固是地無弗險也以戰則克是時無弗利也不然則其效亦異矣此四者誰其制之制之者將也樂毅用燕勝强齊所未滅者二城而已騎刼代之一敗塗地李牧用趙北逐單于南支韓魏東滅襜林西抗强秦顏聚代之不能自守二國之地利未易也天時未遠也士卒器械皆其舊一用之以强一用之以亡則是勝負之勢不因天時不以地利不在士卒不自器械皆主將之所制矣今邊境之上誠得樂毅李牧之徒統帥一方經畧

屬郡將爵制二虜受命下吏豈徒固邊防禦侵軼而已若夫完城池礪器械訓士卒儲財用四者之事皆非邊境之先務朝廷之所宜留意者也師守之吏誠得良士則是四者之事不待朝廷之經制而畢舉矣苟非其人雖經制之四事無缺不足與有功昔者吳起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而侵魏不聞魏人有良術也惟起而已矣近世韋皋守劍南内撫八國外挫吐蕃二十餘年無西顧之憂不聞唐人有長策也任皋而已矣委任責成古

今之效若合一契故知邊境之務莫先於選主帥主帥得而百事修矣

世卿閹寺論

甚哉世卿之害國而閹寺之不可使也何則世胄之才不必盡美心志困於富足筋骨惰於無患德禮不由而殉物甚篤思慮不足以周遠忠義不足以自將保身承家猶或有缺況於秉執鈞軸荷鼎鼐之重而均調天下乎因乘祖父之資溢涯量而竊有威柄門生故吏徧於

海內周親締交蟠錯權要根幹强大枝葉猥茂顧天下之事在已而無所畏忌緩則盜弄威福急則起而為變矣刑餘腐夫大質已虧苟得無顧甘言令色善營視聽曲謹小謀時有可喜狎侍左右習而不戒猶懼為患況於收攫噬之才付以事任而參預功業乎效一朝之力以自結於上世主之心甘嗜其餌國之威靈落其掌股則殫凶慝以濟姦利矣故自書傳所記未有世御擅政閹寺用權而無凶國害家者也昔東漢世祖以雄武之

畧驅策英豪左威右德兼尚權數秉餘澤投機會闊視高步經營大業披荆棘而平王路振墜緒以續休命數年之間天下靖謐於是息偃矛甲陳列籩豆刻虡壁壘闌闠黌序介胄之士雍容弦歌戢威武暢文德而平治之功成矣顯宗明照情偽至誠自强慧而服勤百度具舉振權綱以隆主道備文物以飾治具政刑清肅而禮樂興矣孝章知明察慧人謂其猛本寛仁之術推忠厚以濟之於是政平人和協氣條暢珍符靈貺雜然並出

帝王之德楙矣若光武之立綱陳紀維持王業明帝之敬慎緣飾增光先猷肅宗之寬仁愛人寵綏四海皆足以固結民心垂芘後世保元命貽大業於無疆者也然而至於順帝輕用國命世寵梁氏成逆冀之禍孝桓臨事鮮謀任使匪人起五邪之姦凶醜見賢戕肆乗貴反易綱紀竊舞威柄淫刑濫罰横及勲舊憸巧姦回是爵是賞廢錮時望刻剥生齒施及靈帝之時天下不勝其憤袁董投隙奮臂而無劉氏矣是豈建武永平之澤未

優而天下忘漢之速哉使逆冀無世及之寵則夷戮之罪不盈五邪無誅冀之功閹寺之寵弗啓雖有靈獻之主亦可以蒙舊業因餘澤而保無患矣嗚呼漢之亂亡成於袁董袁董之釁萌於閹寺閹寺之寵由誅冀而啓之勳高帝之明命覆世祖之成業開建安之隙以誘曹氏者順之尤也世世卿閹寺之患可不戒哉

隱者論

唐史言古之隱者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

放草野而名從之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末焉者負槁薄欒山林内審其才終不可以當世取舍以為唐世見於隱逸傳者皆出於下槩其說似有可疑試粗論之夫古之人未嘗無意於世時或遠引自放於隱淪者皆有為為之也或全身遠害如箕子接輿或須時待價如伊尹呂望或抗節伸志如伯夷叔齊此隱之大者也若放情虛寂不以世故自攖如廣成巢許之徒持其一曲不達理義之分如申徒狄陳仲子

之介則與夫貧槁薄樂山林者又何尺寸之間彼以挈
治具弗得伸者為次則是身隱而德不晦者乃廣成巢
許之徒歟上廣成巢許之風而以伊吕箕子之節為次
是驅天下之人高蹈遠引遺世絶物而獨善其身也人
人持獨善之操則天下之事其誰任之廢大義亂大倫
傷敗名教孰烈於此唐之隱者如武攸緒豈誠貧槁薄
樂山林終不可以當世取舍哉直以不幸生於武后之
族明智通達遠周前後知禍敗之必至豫為防慮以保

其身耳夫膏粱之室紈綺之胄生所見長所聞惟聲色勢利而能割情違俗長往而不顧安於寒素之所難者則依緒之操加人數等矣非大雅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乃以與王績之徒同出於下槩可謂脫矣

復讎論上

復讎之議疑生於亂世而不起於治朝夫治朝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有司雖陵弱犯怯而殺人者必得而寘於法無所逃罪尚何臣子兄弟復讎之有哉然殺人者國

法之義不至伏誅而臣子兄弟之義不可不讎者治世之所有也故周官有復讎之制焉調人之職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鄉士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禮曰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此書傳之所與也後之斷是獄者多矣或殺或赦隨時予奪靡有定制明君達士徇其所執往往立言而唐史尤詳唐明皇謂孝

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其律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陳子昂謂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義其節而弗誅則廢刑也釋罪利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栁宗元謂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唐憲宗詔曰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韓愈曰

子復父讐見於春秋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最宜詳於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恐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將使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

未可以為斷於今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情處之明皇憲宗形於詔陳子昂栁宗元韓愈之徒咸著文議則經無失指矣子昂之議旌誅並行壞禮黷刑宗元駁之明矣不復叙言也其餘辯議雖詳未暢禮法之意有足論者夫所謂讎者非謂彼殺而我殺之也謂君父兄弟見殺於人不以其罪而國法不加焉臣子兄弟之心義不與戴天同國也故復讎專殺而情不失義事不越法

聖人不以為罪是故禮經無共天之義周官有執殺之法父不受誅子復讎之春秋之所可也後世不知原聖人之意遵經傳之旨以斷斯獄據法律之闕文因汎引殺人之例以自疑貳及設施齟齬情理不安遂至旌誅並行瀆亂憲典禮法不明一至於此豈不悮哉夫禮與刑相為表裏也入刑者必失禮失禮者斯入刑未有刑之所誅禮之所與者也復讎而死則是與於禮而誅於刑矣何其戾歟法之所謂殺人必死者非謂人不可殺

殺則死之謂人之無罪與有罪而不至於死者人或殺之者也若以讎為無罪則既嘗殺人之父兄不得為無罪矣讎而復之不免於刑是殺無罪者不用必死之法而殺有罪者用之非法之意矣若曰人不可以專殺專殺者必死且專殺之人法有所容若律曰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是殺人者法不必皆死也夫夜無故入人家者未必皆侵害於人主人可以登時殺之者有侵害於人之理也有侵害於人之理者殺之無罪

既侵害於人之親者讎之有誅此又非用法之意矣論殺人必死之法則讎者先在所誅而讎之者益為無罪憲宗謂禮法之說有異張九齡不知論禮法之意明其無罪徒稱孝烈之為可貸故不能勝裴耀卿之徒卒使不辜濫被誅戮何則孝烈之行發於人情人情之發有義有不義合於義則為孝烈不合義則迹似孝烈而實為桀驁法之誅釋亦因此以制之耳父兄之死果不以其罪子弟之所可讎也讎其所可讎讎之合於義者言

其行則孝烈也論其法則無罪也無罪之人自非法之所治不待舉孝烈之善然後可貸其死也父兄之死果以其罪子弟之所不可讎也讎其所不可讎讎之不合義者言其行則桀驁也論其法則有罪也有罪法之所必誅不可以其似孝烈而屈法也如以孝烈而已矣則春秋之所謂推刃者亦孝烈也苟貸之死豈不違聖人之意屈公議之法長暴亂之風乎夫公私異情上下殊事法者天下之公議上之所操以為一世之平者也志

者一人之私心下之所守以制終身之操者也知方之
士行其志不知其他志之所為則為之志之所止則止
之不以旌誅貳其心知道之君公其法不計其私法之
所釋則釋之法之所誅則誅之不以人情易其制復讎
者未嘗顧公法之可否而徑行其志則議復讎之獄者
奚必計私心之所至而輕重其法乎明皇謂殺之可以
成其志子昂曰利其生是奪其德此皆私心以議公法
者也失議法之體矣雖愚夫愚婦出於一介奮不顧身

以死為得者人主猶當宥之以正法又况聞義知方之士内激忠孝志在報復以快寃憤之心耶罪人既得寃憤之氣銷則其志成矣初無意於德義之名必死必生之事者又焉可以黷刑而濫殺乎韓愈謂殺之與赦不可一宜集議以聞而酌處之是亦不明禮法之意故欲取裁於世主也愈言周官將復讎先告於士者未可以為斷於今時也至言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則脱矣何者公

羊之所謂父受誅者即周官之所謂殺人而義者也其所謂不受誅者則周官之所許復讎者也徒以其辭因伍奢而發故謂之誅誅者上施下之名也誅之與殺其實一而已矣上之誅下苟以其義下之所當受不以其義則亦所當讎不許讎之則為人上者將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不可制矣亂之大者莫甚於此在百姓則許之復讎在官吏則不許是法行於百姓而不行於官吏非聖人用禮法之意矣焉知周官之所言不兼於官吏

公羊之所言不兼於百姓乎又曰律無條非闕文也以為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許則人將倚法專殺不可禁止夫不許而傷孝子之心則是許之而人將倚法專殺則非何者讎之合於義專殺不為亂讎之不合於義專殺有常刑不為亂者釋之有常刑者誅之尚何無禁止之有哉由此觀之愈不達於禮法明矣宜其無所折衷也故曰其餘辯論雖詳皆未暢禮法之意苟明乎禮法之意則復讎者可以無罪矣

復讎論下

唐自貞觀以來復讎者甚衆或殺或貸罔有定制惟柳子厚韓退之之議達而近於理至柳不設懲禁之科韓謂公羊之説不可施於今者未能無憾若張曲江徒知孝烈之可貸而不能陳禮法之義為政之體以發明時君卒使横議見售無辜被刑黷濫典章傷敗風教是為可恨夫禮法者先王之所以禁暴止亂使人不失其平者也禮有所不能制則待之以法故失禮然後入刑安

有禮之所善法之所誅法之所存禮之所去者哉夫人有可殺之罪而人殺之周官所謂殺之而義者也為人子者不問其父之罪徒以人殺其父從而殺之則是不達義不畏法桀驁暴橫肆為屠戮之人也若是者豈得謂孝烈而合於禮者哉此禮之所去而法之所誅者也若人無可殺之罪而殺之周官所謂仇讎者也國法不加罪人幸免死生存亡之心不得其平為人子者從而殺之則是內能致其孝而外能伸公家之法使强暴之人

不得逞矣如是者其善甚大不獨宜貸其死又當旌賞以激風俗若曰殺人皆死而加之以刑則是恃强以殺無罪者見容而殉義以殺有罪者償死汩陳禮法黷濫刑誅孰甚於此哉苟殉周官之制而責其專殺則人有伺便投會勢不及告者自當錄大遺細以善補過未宜以不告而致之於死也明皇知孝子不顧命殺之可以成其志而不知議法者當計其罪而不當用其志知赦之為虧律而不知殺之乃甚虧於律知為人子者孰不

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而不知立法以杜其弊使復讎而義者既從原貸讎人之子復讎者死自不至於轉相讎殺遂無已時矣使九齡持此以爭之則禮法之義著為政之體顯而人主有所發明矣徒謂其孝烈可貸而不言其所以安能折拘文者之論哉子厚駁子昂之議辨旌誅之分其言至矣而未能盡於禁暴止亂之術退之探法律之深意析經旨之微文其說詳矣而不知官吏所誅不當於罪者與百姓相殘無異夫百姓相殘

故為過失得罪不同官吏所誅不當罪者亦有故失之辨為官吏者故以公法殺戮無罪則亦法之所誅矣法之所誅者人子讎之何罪之有公羊之說行於今日不見其悖此所謂未能無憾者也若陳子昂者曾未識禮法之旨刑賞之體妄肆胷臆以亂大義所謂未可與言者也

蕭曹論

古之至公者以天下為己任視國之存亡猶其家之隆

替軫君之休戚猶其身之安危進當事任不知以為榮退之散地不知以為悴顧可以利國家幸天下則為之名位功實其在已如在於人出於人如自其已不私竊以為利不苟辭以為廉故能楙建丕績光輔王室載休聲於無窮曹參之事漢其志有在於此故代蕭何以為國遵其約束無所請事雖衆人疑之天子問之而所守彌固此參致公之義而賢於漢之庭臣者也議者或謂何之法令非若周公之制作曲盡其美不可或改參知

惠帝之材弗逮高帝則宜有以輔成之知己之賢不及蕭何則宜自引遠以避能者惡得久居其位持循靜默而費日乎使漢之功烈不及先王之隆者參之過也愚竊以為未然夫益損昔人之制作必賢於昔人而後能智均而術相似者未足以有為也參之賢弗逮於何固無以異何之術矣求其人代參而為之則必得賢於何者然後可當其時果有其人歟抑亦未有其人歟有其人而參蔽之參之過矣未見可以代己者而不自引遠

乃其所以賢於衆人者也豈得指以為過哉何則漢承秦項之後人厭塗炭而思息肩呻吟顦顇之餘可以撫養而未可以用也何之約束雖無伊周之美經綸藻飾明備王道至於簡易寛厚滋牧生齒深有宜於時者得伊尹周公之才因乘而潤色之固可以極制作而致太平苟非其人徒紛更前人之成事豈惟無補於治或召禍而速亂矣觀高帝之語呂后蕭公之對孝惠與參之閒何死而自度必入相則當時之士未有賢於參者又

焉得賢於蕭公而可以上比伊尹周公者哉參於是時
自謂不能而輒引遠退避則是忘其君而全其身殉小
廉而委大計顧視名實屑屑然有彼己之辨非公天下
者之所存心也參與高帝起布衣成王業尊為相國位
冠羣侯存亡休戚天下之重己之所當任顧其身而不
思其君殉小廉而輕委大計非劉氏之所望於參非參
之所以事劉氏者也故奮然以天下為己任違至尊屏
羣議而不疑參之大節蓋出於此進退之際尚惡得而

議哉

李勣論

史官咎王重榮不殺朱全忠以書考之未足多罪方全忠以同州歸一降虜耳未有跋扈之漸顧天下多事惜其材之可用而活之非知其必叛留以為已資也第不若王夷甫張曲江之前知耳安足多咎若李勣之不爭立武后是為可誅太宗託勣以高宗之重使高宗惟勣之聽勣曰不可則高宗之意定矣乃逭禍要福求固恩

寵為自安計卒使孽后得志流毒社稷罪莫大焉然身以幸免釁鍾子孫覆其宗祀勣之負唐誠深而天之報勣亦稱矣

鄭綮論

昭宗以鄭綮為相綮曰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三月而去之若曰天下多事非綮所能辦則當時賢於綮者相繼在位亦安能勝其亂唐之季世禍稔運遷人知其不可支矣雖有賢俊末如之何使綮竊冒權利苟歲

月之寵未必即至於敗顧才與望雅不逮此邂逅而至內知自愧而不居與夫不度其力饕嗜聲勢自貽覆餗之羞者遠矣人之所受固有長短苦不自知以至於僨之際之明既足以反照而勇又能行之公才公望雖不高於時其識慮之芬芳有足歆者

謄錄監生臣董　誠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